

# 为圆明园绘制“基因图谱”

■本报记者 张文静

## 打造更丰富的形象

2007年,圆明园发布了官方标识,标识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吕敬人设计,他巧妙地将“圆明园”三个篆体字变形为圆明园的标志性遗址“大水法”。此后,这个大气庄重、底蕴深厚的标识得到广泛应用,成为圆明园的代表符号。

然而,在10多年后的今天,当朝珠被做成耳机、雍正皇帝变成“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国内的文博机构早已不是此前那般严肃的样子,而是以更丰富、更有趣的面孔面向大众。对于圆明园来说,仅有一个官方标识已经远远不够,它需要更多生动的形象。如何打造这样的形象?圆明园将目光对准了高校。

2018年1月,北京交通大学圆明园研究院成立。该研究院成立之后立即启动了六个项目,其中一个尤为引人注目,它的名字叫做“圆明园文化基因图谱研究”。

“基因图谱”本是生命科学领域的专业术语,为何会与圆明园产生关联?“这个名称主要是基于项目的系统性,它既区别于‘历史文化研究’,也不能简单归之为‘品牌视觉识别系统设计’。我们要在对圆明园历史文化进行挖掘和梳理的基础上,对圆明园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进行分类分级,再将这些文化符号进行可视化转化,最终形成一套准确、完整、实用性强的视觉识别系统。”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院长张野解释说。

兼任北京交通大学圆明园研究院院长的张野,负责该项目的设计研究工作。项目的基础研究工作则由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刘捷带领团队完成。“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定任务,我们干体力活儿。”张野说。

图标、图案和图像,是这个项目设计部分的三个关键词。

所谓图标,就是把圆明园历史文化中有价值的元素做成简单的小图标,这种图标能应用在导向牌上,也能作为手机App的按钮。图案则更复杂一点,需要一个“转译”的过程,比如将有关圆明园的一些名画转化为风格更简洁和现代的矢量图,使其能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比如印在T恤衫或者杯子上。如果说图标和图案是再创造的产物,那么图像工作则是一个整理的过程。“我们从专业角度出发,挑选出更有价值的图片。比如,有五张同样是大水法的照片,我们会推荐出对公众传播时更好的一张。”张野介绍说。

## 设计处处有巧思

不久前,“圆明园文化基因图谱研究”(一期)结题。一年多时间里,张野等人在人物、建筑、花鸟、文物和名画等五类图谱中均做出了成果。

“一期工作中的人物图谱主要做的是皇帝。”张野介绍说,在圆明园生活或工作过的皇帝一共有六位。“我们把这六位皇帝根据古代

“绘制人类基因图谱是为了破译人类遗传的密码。同样,为圆明园绘制一幅‘基因图谱’,也是为了破译这座皇家园林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密码。”



蒋志海制图

画像重画了一遍,将一些写实的部分变抽象,然后将其做成矢量图。矢量图的好处是可以无限放大、缩小,不受原图的限制,用起来更加方便快捷。”

建筑图谱的绘制是一期工作的重中之重。张野的团队用线描的方式将方壶胜境等建筑绘制出来,风格更为现代,非常适合应用于文创产品。此外,圆明园中有代表性的动植物,为人们熟知的文物和名画等,也都在研究团队的手下呈现出新的面貌。

在这些成果中,图标设计看起来最不起眼,但张野说,它们却是最费工夫的部分。蓬岛瑶台、大水法、万方安和、春泽斋、福海、九州清晏……要想将这些景致转化为简单的图标,其实并不容易。

“比如,人人去圆明园都是奔着大水法。这个遗址本身是个很复杂的西洋建筑,但图标设计要求我们必须用几笔之内将它最主要的特点呈现出来,让大家一眼就能认出这是大水法。这样把它放在地图、导向牌、手机App等载体上就非常合适。”张野说,“可是难点也就在这里,用最少的线条呈现出复杂的东西,又要做到醒目、可识别、美观,这没有长时间的反复训练是无法做到的。我们对图标的要求是少一笔就不成立。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我们开了无数次会,改了几十稿,花了一年多才做出来。”

这种“纠结”在字体选择上也显露无疑。此前,与圆明园官方标识搭配的字体并没有标准模式,有时用宋体,有时用楷体,有时还用英文花体字。“就是怎么看都别扭。”张野打趣说。此次,设计团队将圆明园标识中的字体定为康熙字典体。

“标识中的字体需要符合两个原则:一是要好认,也就是识别性要强,比如行书、草书写出来大家不好认,就无法使用;二是得有古风,符合清代的文脉,比如宋体、楷体都不能代表这个时代,也不能选。最后我们确定了康熙字典体,它传播广、认可度高、有稳定字库,是最适合的字体。”

有时,设计人员的巧思也许并不能被人们轻易发现,但却在实际应用中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给圆明园的官方标识设计了几个版本,有复杂版、简单版等等。复杂版的线条较粗,缩到很小时就糊成一片了,所以必须要再设计一版线条较细的。设计工作必须时刻考虑实际应用。”张野说。

## 为文创产品服务

“设计工作就像是带着镣铐跳舞。”张野说,“一个优秀的设计既要具有美感,更要符合规范。所以做设计的人往往是在理性和感性并存。”圆明园文化基因图谱研究”中的设计作品也是理性和感性结合的产物。”

# 像画宝杰这样的“植物标本”

■本报记者 胡珺琦

好奇,一路上遇见的各种植物究竟是什么。没过多久,每天观察植物取代了健身——今天会遇到什么植物?哪些植物开花了?哪些植物结果了?

随之,他也开始关注生活周边的自然,小区、街道、公司的绿化植物,甚至是超市内里的果蔬区。

“首先,我对自然观察的认知就是好玩。”画宝杰说,除了满足好奇心,在进行自然观察的时候,他时常会捡回一些落叶、枯枝、果实,用各种瓶瓶罐罐和收纳盒把它们装起来展示。“我后来才知道,这样的行为还有一个正式而优雅的说法,叫做‘自然物收集’。”

从此,画宝杰便一发不可收。他开始制作植物标本、书签。秋天,叶子刚开始变色,红色、黄色在绿色的叶片上晕染,他最喜欢收集这种过渡期的落叶,“充满不可捉摸的变化”。落花也是用类似的做法,压制保存,还学着拼出各种造型。

他还插花,制作装饰画。从自然观察到自然创作,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博物天地。“当我重新看待身边的叶子、花、树皮、果实、种子,想去更好地承载它们,把它们加以转化之后,它们会呈现出另一番样貌。这种美,时常让我感到很有意义。”画宝杰说。

## 分享给更多人

为了不让这种难能可贵的方式随着时间流逝,画宝杰开设了一个微信公众号“森林笔记”,一方面是鼓励自己持续地记录所观察的植物,另一方面也想把自己的发现传播给更多人。

从文字、图片到Vlog,这些内容形式也不断要求他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他通过看书、检索信息,参加线上线下的活动自主学习,观察和记录的能力很快有了提升。

2016年,画宝杰的自然观察到了一个进阶的阶段,他想要尝试主题性更强的东西。比如,用一年时间,周期性地对固定地点进行持续性地观察和记录。

一次搬家,画宝杰被吸引到了清华校园。于是,他每月2-4次前往清华观察植物,每次记录1-2种。从2月到12月,从初春到隆冬,他重点记录了清华校园内的43种植物,做了29篇详细的自然观察笔记。

对想要入门自然观察的朋友,画宝杰最为推荐的就是自然笔记,这是一种以日记体的方式,通过手绘和文字记录对大自然观察的一种方式。

“不要把自然笔记想象成一件特别专业的事情。”在他的理解中,自然笔记的内容结构是极为随意的,只要是有趣的发现,就随手画下来、写下来,“碎片化”也没有关系。只要学习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规则和方法,自然笔记谁都可以做。

“重要的是,每一次认真的记录其实都在无形中完成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观察,这样的深度观察后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就能带来更多新的发现和感知。”他甚至还把这种习惯延伸到了博物馆参观中。

自然观察笔记日积月累,画宝杰心里萌生了一个小小的情节——我能把它们集结成书吗?

“不可能有出版社找我,我索性就用自己的方式来做。”画宝杰花了三个月时间,终于做出了一本属于自己的书。集排版、设计、选纸、打印、装订技能于一身的他,一点一滴都是从网络教程中自学来的。

没想到的是,画宝杰竟因此奇迹般地收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邀约,手作书真的“逆袭”成了出版物。今年夏天,这本《清华自然观察笔记》已经正式上市。

## 教养之道

画宝杰有个9岁的儿子。顶着西瓜头,穿着小背心,赤着脚丫子,坐在偌大的木制书桌上,各种博物手作都是他的背景板。画宝杰的这张摄影作品美好得就像一张明信片。

“真实的生活哪有那么多纯粹。”在海淀区,当一个面临升学的孩子家长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你懂吗。”画宝杰说。

是自然观察让他得到了一点释然。由于工作的关系,画宝杰自认并不是照料孩子最多的那一个,但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孩子的成长教育。“我深深地知晓,严苛的知识学习是现实提出的要求,但这并不是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中要吸收的全部。”画宝杰说,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要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身体力行地告诉他,什么是求知和创造。”

只要时间允许,画宝杰都会把孩子拉到自己的博物世界里,一起进行自然观察、记录和创作,

## 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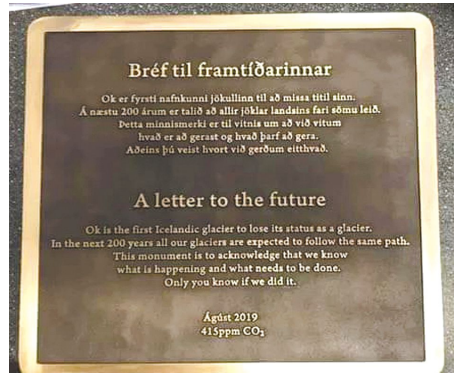
“OK是冰岛第一座失去冰川资格的冰川。在未来200年里,剩下的所有冰川也将跟它一样走向死亡。之所以立这块牌,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我们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但只有未来的你,知道我们没有真的通过行动,拯救了剩下的冰川。”

——近日,冰岛举行了一场特别的追悼会,悼念一座曾经活了700年、被科学家们亲切地称为“OK”的冰川,并在该冰川原来活过的地方树起一块纪念碑,上面雕刻着来自冰岛著名作家安德利·斯纳尔·马格纳森写的这封“写给未来的信”。

冰岛位于北极圈边缘,有着地球上最奇特的地质景观和自然风光,除了拥有丰富的地热资源外,其境内还有超过400座冰川。而今,OK成了第一座被除名的冰川。OK原来是一座火山口上的冰川,在1986年时它还覆盖了这座火山北部的一大片区域,而到2019年,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个白点。

“这块纪念碑将是第一块为气候变化而消失的冰川而立的,铭记这一刻是为了引起人们对正在失去的东西的注意。”莱斯大学的人类学副教授西门妮·豪表示,“这些冰体是地球上最大的淡水储备,而冻结在冰体里的是大气层的历史。它们通常也是重要的文化形式,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关于OK冰川消失的纪录片《不OK》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上映。主办方鼓励人们加入徒步登上OK山的活动,在这座冰川完全消失之前看看它的残骸。“我们要强调的是,应对冰川的迅速消失和气候变化的持续影响,是我们活着的所有人的责任。只是对于OK冰川来说,这已经太晚了。”豪说。



在OK冰川活过的地方树起纪念碑,上面雕刻一封“写给未来的信”。

“人类应该做的就是为生命的存在感到幸运……坐下来喝杯啤酒,放松。这就是为什么在真正学会享受生活之前,人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起点的原因。”

——卡里·穆利斯一生过得洒脱随性,丰富多彩,如此完美正如他在自传中所写的那样。8月7日,这位因开发了聚合酶链式反应法(PCR)而获1993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科学家因肺炎去世,享年74岁。

穆利斯于1944年12月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上世纪50年代,穆利斯即对化学萌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还是一名高中生时就学会了如何用化学方法合成和制造用于火箭推进的固体燃料,从此走上科研道路。

穆利斯古怪的天性和他的才智一样闻名。他曾在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后,不务正业去写小说,虽然这段时间他锻炼出不错的文笔,后来他又去开面包店。这种任性连他的朋友托马斯·怀特都看不下去了,后者几番劝说,终于把这个天马行空的朋友拉回科研界。穆利斯在Cetus做了七年的DNA化学家,正是在那里,也就是1983年,穆利斯做出了改变世界的成就——发明了PCR技术。据说,他的这一发现还激发了电影《侏罗纪公园》中利用化石DNA克隆恐龙的灵感。如今PCR已成为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一项核心技术。

1998年,穆利斯写了一本幽默的自传《Dancing Naked in the Mind Field》。在书中他质疑HIV病毒导致艾滋病,认为并不足够的科学根据,还公开表示他对占星术的支持。这些言论曾引发诸多争议。

“古树是城市的‘活文物’‘活历史’,抢救、保护古树就是保护和延续北京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近日,北京绿化基金会“救助古树你我共行动”项目在腾讯公益平台正式上线。这是北京绿化基金会今年设立的古树名木保护专项基金首次向社会募资,该基金会理事长杨树田向公众如是表示。

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古树名木资源调查显示,北京共有4万5千多棵古树年龄超过100年,其中有6100多棵年龄超过300年,最长寿的达到3000岁。将近半数的古树分布在北京市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名园。

古树专家认为,处于衰弱和濒危状态的古树,主要原因是树木随着年龄增大,吸收养分和再生能力下降,无法满足生长需要;其次,部分古树所处的土壤环境恶化。此外,自然灾害、病虫害、人为影响根系发育等因素也不利于古树的生长。因此,与普通树木相比,保护古树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根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提供的数据,一棵古树每年的养护费用在900元到1800元人民币之间。如果树势衰弱严重,需要采取综合复壮措施,那么养护费用就可能达到两三万元,甚至更多。

据悉,“救助古树你我共行动”项目不仅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线,我还参加“九九”全国公益日活动,基金会网站也同时开通了救助古树捐资通道。古树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并在改善生态环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让它们健康地生长,需要全社会参与和关注。

(周天)



画宝杰

那是今年夏天很普通的一个周末,太阳辣得刺眼。画宝杰说,要让孩子们见证一个“奇迹”。他抓起一把翅果,努力把它们抛到半空。“哇!”孩子们惊呼。枫树的种子打着转飞了起来,在光线的映衬下忽闪忽闪……这是画宝杰在近日举办的自然笔记分享会上提到的最浪漫的时刻。

画宝杰,一个听上去特文艺的名字,而他本人一直不曾跟艺术、美学打过交道。他是一家互联网企业的产品经理,过着“996”的日子。可自从几年前的一个偶然,他掉入了自然观察圈,从此绘画、摄影、手作、写作——上手,练就了一身美的本领,如今他还是孩子们自然观察课堂的“导师”。

“我常常喜欢把自己当成一件‘植物标本’介绍给大家。”画宝杰说,他的身上没什么特殊的标签,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样本”,是很多人都可以成为的样子。

## 自然观察与创作

2013年以前,画宝杰和许许多多得了“自然缺失症”的成年人一样,只是活在钢筋水泥的世界里。直到一个夏日的午后,雨过天晴,他和同事们从楼顶目睹了壮观的“双彩虹”。

在朋友的分享下,他尝试每天到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健走。起初只是为了健身,渐渐地,他开始